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豪门春秋

(美) 伊迪丝·华顿

印刷工业出版社

最后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豪 門 秘
期 限 表

【美国】伊迪斯·华顿 著
魏芳兵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豪门春秋 / (美) 华顿 (Hadon, I.) 著; 魏芳兵译.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I.13

I. 豪… II. ①华…②魏…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42556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87 字数: 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 4500.00 元 (全套四十卷)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使作家一举成名的作品。

它的中心是人人都不能不予以深切关注的主题。

置身于下层社会，就意味着“像猪一样地生活”。人人都想摆脱这样的生活。混迹于上流社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地道虚伪与空洞的生活，人人又都想摆脱它。但不少人宁可虚伪与空洞，也不愿意直面“猪一样的生活”。

女主人公出场了。

她是一个老一代富豪的子女，不过现在家道中落了。她母亲常说：“凭这张脸蛋，足可以把失去的财产全都捞回来。”这句话，从童年到青年，从未间断；这句话筑起了她世界观、人生观的大厦。她，因这句话而奋力地向上流社会前进、前进、进！

她“进”到什么地步呢？

都二十八岁了，仍未找到通往上流社会的“天梯”。身边的男人，有的有钱有势，却粗俗不堪，似乎除了金钱外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有的可以谈得来，比较情投意合，但无钱无势，难以帮她迈入上流社会的“圣地”。

她苦恼、矛盾、彷徨。

本来，她是有望进入那个社会的，可她的良心不容许。一个上流社会的妻子，与别的男人私通。而这个私通

的凭据，就掌握在她的手中，只要把该凭据出示给带了“绿帽子”的丈夫，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可她不能那样做，因为太缺德、太龌龊了。

本来，她是可以把那么多债务推向旁边，而与自己脱却一切关系，自己因此也就一下子大大改变境况。虽说没有实现心中的梦想，可也着实向这个目标迈进了一步。但她办不到。人需要良知，需要守信诺讲信义。虽然上流社会无数的富翁就是这样办事，但她做不到。

或者，她也可以……

但是，她头脑中的上流社会并没有她的道德、品行与标准。而她，要跻身的，与之有着天壤之别。她的追求之路将会怎样的漫长？她的追求目标又在什么地方？

当还在杂志上连载上时，就有不少读者以电报、信件等种种方式道出他们对该小说的关注。当它交付印刷出版发行时，畅销程度更是可想而知。

这表明作品的成功。

也道出了人们对上流社会何等的关注？！

小说精确地描写了纽约上层社会，而这是前人所未有做到过的。

——美国《图书馆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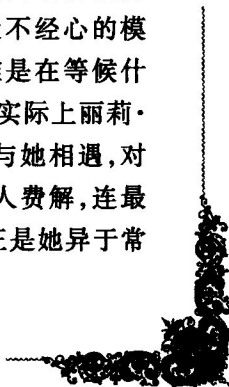
人人都向往富贵与高雅，下层社会没有，上层社会难道就有吗？作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实而辛辣、深刻而尖锐，揭开了主流社会长期宣传的面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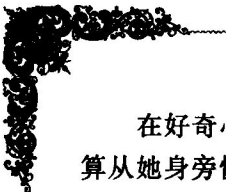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赛尔登惊奇地站住了。在中央火车站午后的旅客洪流中，他一眼瞥见了丽莉·巴特小姐，顿时觉得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这是九月上旬的一个星期一，在乡间小住后他正赶回城里上班。可是这个时候巴特小姐在城里有何贵干呢？倘若她露出了准备乘车的模样，他自然会猜想；纽波特休假季节已过，她正从某处乡间别墅迁往另一处。然而她此时却显得十分悠闲，这未免使他感到有些纳闷。她远离人群独自站在那里，任凭熙熙攘攘的行人从她身边涌向站台或街心。他暗自忖度：她很可能是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以掩饰某个特殊目的。霎时间他又想，她准是在等候什么人，但是他弄不清自己怎会转出这个念头。实际上丽莉·巴特今天一如既往，毫无新奇之处，只是每次与她相遇，对她的所为他总想探个究竟。她的言行一向令人费解，连最普通的一颦一笑都似乎经过深思熟虑。而这正是她异于常人之处。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改变了直通车站大门的路线，打算从她身旁慢步走过。如果她不愿被人发现，他猜想她一定会设法避开他。看她如何施展伎俩倒是件挺有趣的事。

“赛尔登先生！——呵，我运气太好啦！”

她微笑着朝他走来，毫不迟疑地、甚至是急切地拦住了他。从他俩身边擦肩而过的一两个行人都放慢了脚步，频频回首注视他们。即使赶乘末班车的旅客也认为巴特小姐是位颇具吸引力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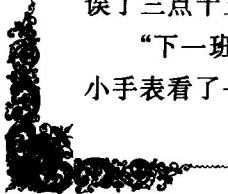
赛尔登从未见过她如此容光焕发。在色调暗淡的人群的衬托下，她那生气勃勃的容貌比在舞厅里时更为引人注目。黑色的帽檐和面纱使她的肤色再现了少女时代的娇嫩白皙。十一年来，毫无间歇地通宵达旦地参加舞会，光泽鲜艳的肤色已开始消逝了。赛尔登寻思道，真有十一年了么？她真已度过二十九个春秋、象妒嫉她的人们所传说的那样？

“运气真不错！”她又说了一遍。“你太好了，赶来搭救我！”

他高兴地说，这是他当仁不让的职责，并且问该采用何种搭救方式。“噢，几乎任何方式都行，就是坐在凳子上和我聊聊天也行。既然可以坐在旁边看别人跳交谊舞，为什么不能坐在这儿观赏火车？况且车站并不比范·奥斯布太太家的花房更热，这儿的妇女也不比那儿的丑。”

她出声一笑转了话锋，说她是刚从图克斯都回到城里的，现在打算启程前往格斯·雷诺夫妇的百乐山庄，但不巧误了三点十五分直达莱茵谷的那趟车。

“下一班车五点半才开。”她朝花边衣袖下，镶着钻石的小手表看了一眼，说，“还得等整整两小时哩！我正发愁不



知怎么打发这段时间。我叫女仆今天一早进城给我买些日用品，她已乘一点钟的火车先去百乐山庄了。姑妈家的人又全都去避暑，城里一个熟人都不剩了。”她用失望的眼神朝车站环视一下，说，“看来这里到底还是比范·奥斯布太太的花房热。如果你有时间，带我到什么地方去透透气，行吗？”

他立刻表示极愿为她效劳。这次邂逅实出意料。做为一名局外人，他一向十分赏识这位丽莉·巴特小姐，无奈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她所运行的轨道相距太远。不想她现在突然提议，想和自己暂时亲近一下，这自然使他喜出望外。

“到雪莉餐厅去喝杯茶如何？”

她莞尔一笑表示同意，可紧接着又蹙了下眉。

“星期一城里的人太多，肯定在那儿会遇到好多讨人厌的家伙。当然啦，我早已老态龙钟，倒也无所谓啦，可你还年青哪！”她兴致勃勃地说。“我现在口渴得要命，真想喝杯茶——难道真找不到个僻静点的地方吗？”

她轻松活泼地对他露出笑靥，他立即报之一笑。她的拘谨审慎几乎和鲁莽轻率同样使他感兴趣，因他确信二者都是她精心策划出的夸张姿态。在推断巴特小姐的心思意念时，他一向运用“目的论推理”。

“纽约的娱乐场所太少了，”他说。“我先叫辆马车，然后再作商量吧。”

他领她穿过度假日回城的人群，其中有戴着古怪帽子、面色蜡黄的姑娘，有拿着芭蕉扇、提着沉重纸袋、胸部平平的妇女。丽莉·巴特也和她们一样是女人，这公平吗？他觉得在这群衣着邋遢、举止粗鲁的中产阶层妇女当中，她确

如鹤立鸡群。

一场骤然而降的阵雨使天气变得凉爽宜人，地面已经湿透，天空仍然乌云密布。

“真凉快！去散散步吧。”

他们走出车站时她说。他们走上麦迪逊大街，向北漫步。当她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在他身边时，他因得以亲近芳泽、得以细察那小巧的耳轮、未经修饰、朝上曲卷的秀发和那浓密挺直的长睫毛而感到受宠若惊。突然间他觉得她的一切都是既矫健又精巧、既坚强又纤细的。他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觉：造就她这样一位女子一定需要付出很大代价，一定有无数的丑陋而愚蠢的人为了她，神秘地变成了祭品。他察觉出她与其他妇女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外观上，象是在一具平凡的泥人身上涂了一层彩釉、披上一身华服。但他转念一想又觉这个比喻欠妥，因为质地粗糙的东西是涂不光滑的。那么会不会本质是好的，表面现象是环境造就的呢？

他刚想到这里太阳就出来了，她撑开了小阳伞，挡住了他的视线。过一会儿，她叹口气站住了。

“啊，天呵！我又热又渴！纽约真是个鬼地方！”她露出绝望的样子朝那条通衢大道左顾右盼。“到了夏季别的城市都披上盛装，可纽约就象只穿了件衬衫似的！”她的目光转向一条小街。“居然有人在那边种上了树！咱们到树荫底下走吧。”

“我的街道能得到你的赞赏，感到十分荣幸。”他俩拐进小街时赛尔登说。

“你的街道？你住这儿？”

她饶有兴趣地观察这排用砖块和石灰石新建成的房子。由于美国人对新奇事物的偏爱,这些房子盖得稀奇古怪、各不相同,但每个房间都有遮阳的篷帘和窗前的花坛,因此看上去倒也舒适美观。

“呵,是的——没错,本尼迪克大楼。多漂亮的房子!我从没来过这里。”她望着这个有着大理石阳台和乔治亚式楼面的房子说,“哪个是你的窗口?是放下了篷帘的那几扇吗?”

“是的,最高那层。”

“那好看的小阳台也是你的?那儿看上去真凉快!”

他站住了。“那就恭请光临吧,”他提议。“我可以马上给你沏杯茶,而且不让你遇到讨人厌的家伙!”

她脸上泛起红晕——她仍保持着在适当时候脸红的本领——但象他提议时那样轻松地接受了邀请。

“当然可以!那里太诱人了——我不妨冒个险!”她说。

“呵,我这人并不危险!”他用同样语气回敬道。实际上,他从没象现在这样喜欢她。他知道她未经思考就欣然接受邀请是由于自己永远不会成为她算盘中的一枚珠子,因此她表示同意时显出一副突然间就决定的、甚至是爽直的神情。

他在大门口站定,从衣兜里摸出钥匙。

“现在家里没人。每天上午有个仆人来给我干些家务,他多半已为我准备好茶具和点心了。”他领她走进挂着几幅陈旧图片的狭窄门厅,里面一张条桌上堆放着手套、手杖和书信便条。然后他俩走进一间虽然昏暗但相当舒适的小书房,四面墙架上摆满了书籍,地上铺着褪了色的土耳其地

毯，屋子中央的书桌上零乱地摆着文具。正如他所料，窗边茶几上已放好了茶具。一阵清风袭来，掀起薄纱窗帘，送来了阳台花坛中百合花和牵牛花的馨香。

丽莉叹了一口气，坐在陈旧的皮沙发椅上。

“一个人能独自住上这样的屋子真是太美啦。当个女人多么倒霉噢！”她感伤地靠在椅背上。

赛尔登在碗橱里找点心。

“据我所知，有些妇女也住单元房子。”他说。

“不错，家庭女教师，——或寡妇，可决不是可怜的待字闺中的姑娘！”

“我可认识一位住单元房的姑娘。”

她惊奇地坐直，“真的？”

“真的，”他说，一边从碗橱里拿出那只找了好久的蛋糕。

“呵，我知道了，你是说葛泰·法里丝吧？”她不以为然地一笑。“可我说的是待嫁的姑娘。况且她那房间又窄又旧，连个贴身女仆都没有，再说伙食也不行。她的厨娘兼管洗衣服，难怪饭菜里总有肥皂味儿，那股气味我可受不了。”

“往后你不要挑她厨娘洗衣服的日子去吃饭就是了。”赛尔登一边切蛋糕一边说。

两人都大笑起来。他跪在茶几旁点水壶下面的油灯时，看见她那双正将茶叶放进绿色瓷壶的玉手犹如光滑的象牙，粉红色的指甲尖尖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嵌着蓝宝石的、宽松的手镯。他立刻觉得，让她去过表妹葛泰·法里丝那种生活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显而易见，她早已变成造就她的那个文明社会的牺牲品。她那宝石手镯恰似把她和命

运锁在一起的手铐。

她仿佛知道了他在转什么念头。“我刚才真不该那样议论葛泰，”她深表懊悔地自责道。“我忘了她是你的表妹。你当然知道我和她完全不同，她一向乐于行善，而我只喜欢作乐。况且她是个自由人，如果我象她那么自由，我相信即便住在她那样的房子里我也能生活得挺愉快。一个人能随心所欲地布置房间真是莫大的福气，如果姑妈允许我把她的客厅重新布置一下，我就心满意意足啦！”

“你姑母的客厅真那么糟吗？”他深表同情地说。

她正举着茶壶等他往壶里倒水，听见此话立刻抬头朝他一笑，说，“这说明你难得到那里去。你为什么不多到那儿去几次呢？”

“我就是去，也不是为了看彭尼顿太太的家具。”

“当然不是，”她说，“可你从来不去——尽管咱们见面时相处得挺不错！”

“也许正因如此。”他随口答道。“哎呀，没有牛奶了。放一片柠檬行吗？”

“我倒觉得柠檬比牛奶好。”她等着他切好柠檬，把一薄片放入茶杯。“可那并非真正的原因。”她说。

“什么是真正的原因？”

“你不我家的原因，”她的上身朝前一倾，美妙动人的双眸露出迷惘的神情。“但愿我知道，但愿我能猜透你的心思。我当然明白有些男人不喜欢我，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些人怕我，认为我打算嫁给他们。”她直率地抬头朝他一笑。“但我不认为你不喜欢我，你也决不会认为我打算嫁给你。”

“不错，我从不那么认为。”他表示同意。

“那为什么——？”他端着茶杯走到壁炉前，靠着炉台站在那里，颇感兴趣地低头望着她。她目光中挑逗的神情增强了他的兴致。在这之前，他认为她是不会为他这样渺小的猎物而浪费自己的魅力的。但也许现在她仅仅是在操练技艺，也许象她这样的女子除了谈情说爱再没有别的话题可谈。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如此妩媚动人，何况是自己邀请她来喝茶的，那么就得以礼相待，坚持到底。

“也许，”他试探着说，“也许就因为这个。”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不打算嫁给我。也许我认为这个原因使我不去看你。”说这话时他觉得一缕寒气透进脊梁骨，但她的笑声使他放下心来。

“亲爱的赛尔登先生，你犯不着为这个不去看我。你要是想向我求爱可就太傻了，当然你这个人一点儿都不傻。”她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小口品着茶。她如此一本正经又如此之富有魅力，如果现在是在她姑母的客厅里，他很可能反驳她的推论。

“你不明白吗？”她继续道。“对我甜言蜜语的男人并不少，可我需要的是一个敢于向我说逆耳忠言的朋友。有时候我想，也许你就是这么个人。到底什么原因我也说不上，只知道你既不是道学先生又不鲁莽，我对你用不着作假，也用不着防范。”她的语气变得严肃了，用孩子般认真而又愁苦的目光抬头望着他。

“你不知道我多么需要这样一位朋友，”她说。“我的姑妈张口就是字帖上的格言，而那些陈词滥调只适用于十九

世纪五十年代,我总觉得要遵守那些格言得穿上古装才成。而其他女人,也就是我的那些所谓的好友,她们不是利用我,就是褒贬我,至于我将来会怎么样,她们才不放在心上呢。我和她们在一起混得太久,她们对我已感到厌倦,都开始说我应该出嫁了。”

谈话中断的片刻,赛尔登想出一两句风趣话,但他认为不妥,便改用一句简单的问话:“那你为什么不呢?”

她脸红了,笑着说,“呵,看来你的确是我的好朋友,你这话正是一句逆耳之言。”

“我并没想说逆耳的话,”他和颜悦色地答道。“难道出嫁不是姑娘的本分吗?你们从小受的教养不就是为了出嫁么?”

她叹息道,“你说得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目的?”

“一点也不错。那你为什么不鼓起勇气把终身大事赶紧解决了?”

她耸了耸肩膀。“你这口气倒象我碰上谁就该和谁结婚似的。”

“我丝毫没这意思,你当然不必那么着急。但才貌双全的人选总不会一个也没有吧?”

她倦怠地摇了摇头。“我刚成年的时候有过一两次机会,但被我错过了,大概每个姑娘都有类似的经历。你知道我身无分文,可又挥金如土,因此我必须有很多钱。”

赛尔登转过身去拿壁炉台板上的香烟盒。他问道,“迪沃史后来怎样了?”

“呵,当时他母亲吓坏了,以为我会把他们家的珠宝首饰都拿去叫人重新镶过。她还要我保证不按我的意思布置

他家的客厅。”

“可这正是你结婚的目的！”

“一点不错！所以她就打发儿子到印度去了。”

“真糟糕——不过你肯定会找到比迪沃史更合适的人。”

他把香烟盒递过去，她从中取出三四支，一支叼在唇间，其余的统统放进系在长长的珍珠项链上的一只小金属烟盒里。

“还来得及吸支烟么？好，就吸几口吧。”她朝前探着身子，把烟头对准他嘴上点燃着的烟头。这时，他客观地、不带一点个人感情色彩地注视她那光滑白嫩的眼皮下端排列整齐的黑色睫毛，睫毛下面紫色的影子柔和地轻拂着白净的面颊。

她开始在屋里踱起步来，一边喷着香烟，一边观察书架上的书。有些摩洛哥皮封面的版本色调典雅、装帧精美，她的目光就久久地停留在那些书上——不是由于拥有藏书家的鉴赏力而是她对一切具有悦目的色彩、精美的工艺的东西都非常喜爱。她那高度的敏感表现在许多方面，这正是其中之一。突然，轻松愉快的气氛变严肃了，她转身对他提出一个问题。

“你收藏书，是不是？那你一定懂得原版书之类的事罗？”

“懂得不多，象任何没有富余钱的人一样。有时候我从旧书摊上买几本，有时候到大贱卖的书店里去溜溜。”

她的目光又转向书架，但不象刚才那么专心致志了。他看出她在转念头。

“《美国文史资料全集》——你收藏《美国文史资料全集》吗？”

赛尔登盯着她笑起来。

“不，这不是我的专业，你要知道我可不是什么收藏家。我只买我喜欢的书的精装本。”

她撇一下嘴唇，“《美国文史资料全集》枯燥极了，是吧？”

“我想是的，不过对史学家来说却不然。收藏家是只知道‘物以稀为贵’的，我想，买《美国文史资料全集》的人不见得会彻夜地阅读那些集子。至少我敢肯定杰弗逊·古莱就从没读过。”

她聚精会神地听。“那种书贵得要命，是不是？花费那么多钱去买一部根本不打算读而装订又难看的书真是件怪事！依我看，拥有《美国文史资料全集》的人不都是史学家吧？”

“当然不是。几乎没有一位史学家买得起这套全集，他们只能到公共图书馆或私人藏书室去借。而收藏家对一部书的兴趣似乎仅在于它是否罕见。”

他坐在离她站立的地方很近的椅子扶手上，她继续问他哪些书最珍贵；杰弗逊·古莱的藏书是否真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以及最高的书价是多少等等。

坐在那里抬头注视她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又一本书，手指随意翻动着书页，她那垂首的侧影衬托在一排排陈旧的棕色书卷上，显现出清晰的线条。她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不含任何隐喻的话题突然发生了兴趣？由于心情愉快，他未加深思只管回答她提出的问题。但每

次见到她，隔不了多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找出她一言一行的真正原因。因此当她把拉布扬的一本原版书卷放回书架而转身时，他开始问自己她现在到底用心何在，但她接下去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也未能对他有所启发。

她暂停了问话站在他面前，脸上的笑容似乎在故意引诱他对自己表示亲近，但同时又提醒他不可超越一定的界限。

她突然问道，“没有足够的钱把你喜欢的书全部买下来，你毫不介意吗？”

他顺着她的目光扫过屋里的旧家具和年久失修的墙壁。

“难道我不是在挣扎吗？你把我当成殉道的圣徒啦？”

“你不得不工作——这你也不在乎？”

“噢，工作本身并不坏，我对法律颇感兴趣。”

“很好。可工作的束缚以及陈规俗套——你从不想离开这里到外地去游览游览？”

“非常渴望，尤其在所有的熟人都争先恐后乘船去旅游的时候。”

她同情地吸口长气。“那你是否渴望到为改变处境而结婚的程度？”

赛尔登忍俊不禁。“但愿不致如此！”他大声说。

她叹息一声站起身来，把烟蒂扔到壁炉里。

“呵，这就是男女不同之处了。为了改变处境，女子只能出嫁，而男人尚有选择的余地。”她用锐利的目光审视他。“你的外衣有些陈旧，可这没关系，人们仍会邀请你去吃晚饭。但如果我也穿破旧的衣服，就不会有人邀请我了。一